



倭营历险记

房沧浪等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倭营历险记

房沧浪等著

重庆市图书馆编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倭替历险记

房沧浪等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20千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17114·45

定价: 1.05元

编辑例言

为了使广大读者多了解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的状况和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本丛书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以记实为准，想象、虚构的作品概不列入。

一些回忆录，如已收入作者个人的全集、选集、近期已出版而又容易见到的，暂不选编。只收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书。有的书篇幅较少，则按性质选编成集。时限为1919—1949的三十年间。这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在解放后又经历过十年动乱，资料不易觅得之故。

为了保持原貌，收编的书除字句、标点等明显错误外，内容一律不作改动。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距今已有多年，有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到限制，乃是必然的事。同时，它们的资料来源或为亲历，或为事后回忆，或得自传闻，甚或有想当然的臆测与有意无

意的歪曲记载，因而难免有事实出入与褒贬失当之处。因此，希引用时慎重加以判断。编选时，我们作了一些注解和有关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计划编若干集，陆续出版。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

总 目

倭营历险记 房沧浪

(1—102)

从伪满归来 王克道

(103—201)

倭营历险记

房 沧 浪

目 次

- | | |
|----------------------------|----------------------------|
| 1 时村被俘……………(6) | 14 读“庸报”掩鼻……(29) |
| 2 双沟见板垣……………(9) | 15 哭“山本”
破涕……………(30) |
| 3 俘虏拘留所……………(13) | 16 一“官”附身……(31) |
| 4 津浦道上……………(15) | 17 敬求墨宝……………(33) |
| 5 济南一瞥……………(17) | 18 “怪钟与妖火”……(34) |
| 6 他们的“国防
妇人”……………(19) | 19 伪组织的丑态……(36) |
| 7 免费旅行到
天津……………(20) | 20 纸币歼灭战……………(37) |
| 8 桑木的鬼话……………(21) | 21 松冈洋右的
没趣……………(39) |
| 9 一个密探……………(23) | 22 先防谍……………(41) |
| 10 海光寺之夜……………(24) | 23 “扫游”座谈会……(42) |
| 11 惊人的发现……………(26) | 24 不够本……………(44) |
| 12 进了“优待
室”……………(27) | 25 着着落空的
日本鬼……………(45) |
| 13 看见“万牲
园”……………(28) | 26 掩面出考场……………(47) |
| | 27 神誓……………(49) |

28 最毒鬼子心……(51)	35 长啸出津门……(62)
29 顶天立地 不事仇……(52)	36 夜泊塘沽……(64)
30 不辞而别 非礼也……(53)	37 烟台亲善 风景线……(65)
31 割须弃帽……(55)	38 凄风苦雨 过青岛……(67)
32 死线突破……(57)	39 重见上海……(69)
33 慷慨拾荒人……(58)	40 一路福星 到贵阳……(71)
34 今豫让……(60)	

在板垣俘虏营里(别记)

1 “良善”的代价……(73)	10 卿本佳人……(87)
2 皇军慰安所……(74)	11 动荡的日本……(88)
3 勤劳奉仕……(75)	12 谭道源之迷……(89)
4 聪明的日本 宪兵……(77)	13 倭营拾零……(91)
5 鹤大尉……(79)	14 鬼子的鬼计……(93)
6 别侮辱畜牲……(81)	15 都是二十二……(94)
7 看俘虏的艺术……(82)	16 三大愿望……(95)
8 空虚与矛盾……(83)	17 对鬼谈鬼……(97)
9 所谓知日派……(85)	18 最后的几句话……(99)

在大徐州沦陷^①的那天（五月二十日）记者为了珍贵最后消息，做了魔爪下的俘虏，在敌人的俘虏拘留所内，过了三个月的惨极恶绝非人生活。后来又象充军似的，将我押送天津，罚作苦工。初到天津，从朝鲜人口中，还听说有把我送到那冰天雪地的东北极边计议，当时情景只有“踏到津门行步迟，此生无复却回时”这两句，可以代表我的伤痛心情，万想不到我能从那虎口里逃到贵阳，当我脱险南归，经过香港时，有好几位热情的同业为我庆幸，《大公报》的金先生还给予我极大帮助，我只觉得更加惭愧，我只觉到在这个时候，生还究不若死难痛快，我之所以写出这篇《倭营历险记》，完全为了不能忘记那些已经被俘，终于为敌人机关枪点名的同志们的死事之惨，尤其是在敌人宣传优待俘虏的现在，我们应该提出血淋淋的事实，揭发他一切灭绝人性的残忍行为，昭告全世界。

^①徐州于1938年5月20日失陷。

时 村 被 俘

记得五月十六日的一个早晨，当那一大群专杀我们良民的刽子手出现在徐州天空的时候，已经走出徐州的我，又兴匆匆的走回了徐州，这天在段家花园，看到李德邻^①先生和白健生^②先生，还有一位云南的安师长，当天前方传来的消息，错综复杂，使人早感到局势严重而不能静处，然而我所见到的李白两先生，还保持着稀有的镇静，因此，我想在徐州等候同事的海萍兄，共同以最后呼吸，来换取最后消息的一个念头，重复活跃起来。可是等到十七日的中午，海萍还没有能从前方下来，我和《新蜀报》石宝珩君站在段家花园门前，眼看着一辆一辆的汽车开出，同时炮声愈来愈近，直到炮弹要飞到头顶，我们两人才大踏步朝南走出，跑到三十里外。石君要我一同跟随汤军团长^③准备突围，这时我边走边想，想起过去所听到见到许多退却故事，想到假使这时在运河一线的我军不能从容退出，我们就得立刻握牢人，枪，车，马，米和面，准备展开游击战，绝对要避免退却时的狼狈。同时我知道李、白两先生他们还在准备作最后一战，我遂

①李德邻，即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的李宗仁。

②白健生，即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③汤军团长即当时任二十军团军团长之汤恩伯。

打定一个找伙伴打游击的主意，和石君握别。哪知我们这一别几乎成了永别，当晚我在徐报陈凌亚先生的村子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就孑身走遍了二十几个村寨，一面唤起他们作游击战的准备，一面贡献他们一点防空常识。徐海两属的农民，他们是村村有枪，而且有几处每家都有武器，人也非常老实结实，我掏出一颗血淋淋的心给他们，同时就换得他们火一般的热情。当我十九日由纵家楼往柏山去，一位一面之交的纵先生，他握着一杆枪，直送了我十里多路。十九日下午，我走到柏山，在由韩村到柏山的二十几里途中，敌机不断低飞侦察，残暴的屠杀是鬼子的特长，他们在占据了云龙山^①的几小时后，立刻显露出了野兽样的狂态，炸弹从天空向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子散播。当天下午四时，在柏山会合了××军樊部的李处长一行。坐上他们仅够使用三小时的汽车，走进了大劫临头的时村，这是安徽宿县的辖地，因为我在一位联保主任处，知道宿县的徐县长确已退到那里，正在集合红枪会，我们大可以集少成多，打成一片，拧起枪来干。哪知到了二十日早晨，情势大变，似乎只有穿上老百姓的便装才能逃命，到了下午，人是越逃越少，数数在时村寨外两个村子内愿意拿枪来拚的，只剩一百多人。这里为了防匪，寨门终日关紧，傍晚时候区长也偷偷溜走了，所以在这天入晚，守寨门的警察商团，听到寨子外面枪声响起，走遍了大小便所，找不见他们的长官，急得没法，跑来找我，演成这么一

^①云龙山在江苏省铜山县南二里处。

套：

“报告记者，有千多队伍；要进圩子，在乱打枪。”一个团丁这样来说。

“是我们的队伍么？”我很仔细的查问。

“是的，说是一个王师长带来的。”团丁又这样说明。

“请你老替我们招呼一下吧，最好不要把那很多马啦，汽车啦，开进寨子，明天给敌机发现了，这个小小的时村，就要炸光了。”一位商会负责人姓马的从旁央求我。

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义不容辞，走上了北圩土城，当我往圩墙上爬的时候。我就这样喊出：“同志，同志，你们是哪一师的，不要打枪，这里二十里外就有敌人，我们防备敌人夜袭要紧，不要都开进寨子呀。”我正喊完，寨门已给他们冲开，我先只遥听到一些綦綦綦綦的声响；及至走近，听到那沉重的皮靴触地声音，我已晓得不妙；接着电筒一亮，砰砰就是两枪。幸亏我呆住不动，我眼看着四个倭寇平擎着枪，包拢过来，将我揪住，一个倭寇伸出指头，在我额角上一戳，连喊“中国兵，中国兵，杀了，杀了！”一个就摘下我袋口边的证章，连拖带拉，将我推到一个骑着马的倭军官旁，那家伙看出了证章上武汉日报的四个字，喊了两声“大大的新闻记者，大大的新闻记者”，就指挥那四个倭寇押住我跟着他们走，我冷冷的抽了一口气，跟着他们跑。那四个鬼东西八只鬼手，轮流的来摸我的衣袋，在黑暗中摸去我裤袋中一叠草纸，以为是一卷钞票，马上就有一只鬼手悄悄的递给我一根纸烟，那真正摸去我的钞票的一个，倒反装腔作势，狠狠的踢了我

两脚，这就是号称纪律严明的板垣^①师团林田部队先遣队，它进村后并不站脚，穿过大街就出圩向南行进。他们的企图，是想遮断我苏皖边区的联络，截击我由运河一线撤退的部队，可是鬼子的色厉内荏走着怕着的神态，在这夜晚却触起了我无限的感慨，忘记了我已经做了俘虏。

2

双沟见板垣

大概走了三个小时，鬼子就占据一个五六十户人家村子住下宿营，村子里农民有逃走不及的，都做了倭寇刺刀下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小中队，步骑混合，带有两架小炮，队长将近有五十岁，炊事兵在煮鸡时告诉我，他的大人名叫片山胜次，在东京做人造丝生意，他的儿子小胜次，去年在山西战死，丢下的媳妇，才十九岁，说到这里，他指着自己鼻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又低低说道，“我的媳妇一个，小孩五个，房子大大的，现在……”我正逗着他说，一只猎狗似的通译，从片山屋内走出，他不说了。这晚我看着他们杀鸡吃鸡，打人杀人；他们吃饱杀累以后，将我反背双手绑紧，一根像铁练的绳子绞紧我的双手，痛得我眼睛内火星直冒，我伏倒在一间马房里的地下，跳蚤肆无忌惮的咬了我一夜。次日，片

^①板垣即板垣征四郎，见第7页注。

山亲自来查问我的履历，和到徐州的任务，我很快地这样写给他：“房沧浪，三十八岁，武汉日报经济研究部，战地农村生产调查员，信佛。”这是我想了一夜，认为应付倭酋审问我妥当的答复，这个片山并没有和我噜苏，他只将我更加绑紧，送回时村，因为倭寇大队已进驻时村。听说是一个林田大队，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七个鬼子架着我，回到时村，想不到隔了一夜，一千多户的一个相当富庶的村寨，竟然被鬼子抢掠净光，死驴、死猪、死人，东倒西歪，脚底下血迹斑斑，已经够惨，那些横肉满脸的野兽，有的穿上北方妇女的粉红内衣，有的穿上他莫明所以的寿衣寿鞋，歪戴红缨帽，大摇大摆，我活了三十多年，而且是个新闻记者，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状，所以当林田问我“你看见的日本兵，好不好？”我很愿意的这样回他“顶好顶好”“辛苦辛苦”。他听我这话，好像有点忸怩，晚上一个河北籍的通译，偷偷向我说“这是板垣师团的一部，吃得比别的日本队伍好，奸淫掳掠的本事却比别队还要凶，林田简直管不了他们”，他说了几句，又悄悄的问我“你是一个参谋长吗？”他问得很奇怪。我看他两只眼睛，不像说这话的人，我不理他。我在时村临时俘虏拘留所内，冷冷的观察他们，我看出倭寇内部有着显著的矛盾。林田常常和我谈话，我只谈佛，他虽不怎样逼我，但因为我不承认是战地记者，甚至汤恩伯、孙连仲^①两部究竟有多少人，都说不明白，他认为我不是“良友”，直到送我见板垣。

^①孙连仲当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去，还这样说。

六月一日的下午，我坐上一辆满载着弹药的汽车，走回了失陷后的徐州。从东车站到了大同街，这是徐州最繁盛的街市，从早到晚，熙熙攘攘，这天我只看见两个中国人，一个已经饿得走不动，一个是白发婆婆的老者，看见汽车驶过，执着一面贴上红膏药的旗帜在街旁晃着，大同街两旁的房子，十分之九没有了屋顶，倭寇陆上荒鹜漫无目标的大轰炸，徐州是整个的烧灭了。所以当六月初旬，有大批倭商想走来徐州做好买卖，也只好看着那一堆一堆的瓦砾呆呆出神，而终于原车开回了济南。当天我在铜山县监狱门首，看见二十多个倭鲜军妓，拖着木屐，从山前走过，有几个年高德重的，也要搽脂抹粉跑，来供“皇军”淫乐，在如此的恐怖氛围里，从断垣残壁中，看见这种穿着红红绿绿的女人走出，这是聊斋上画图。这晚，押送我来徐之倭军曹，强力推我住入监屋，咬惯监犯之臭虫，晚间从四面八方爬来，无法入睡，痛苦不堪。次晨（六月二日）原车开赴双沟，因为板垣指名要我，因加派一骑兵团长随同押送，视同重囚。双沟至徐一百华里，为苏北一大市镇，现在也成了炮灰，板垣住在一家杂货店内，据说也埋有十余死尸，臭气极大。我到那里一会，那个骑兵团长就带我至一个古川参谋屋内，闻名已久的一个侵华急先锋的板垣征四郎^①，我看见他的真容，中等身材，面庞很瘦，

^①板垣征四郎，日本战犯。1931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日侵占我东北后，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5月起任陆相，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并制造下文提到的“张高峰事件”。日本投降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